

# 21世纪： 鲁迅和我们

一土■编



# 21世紀： 魯迅和我們



# 21世纪： 鲁迅和我们

一土■编



7296/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世纪:鲁迅和我们/一平等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3

ISBN 7-02-003357-1

I. 二… II. 一…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文集 IV. 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1720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 24.00 元

## 致 读 者

鲁迅,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回避不了的一个存在,恐怕谁都无法忽略他。

不知是时间的距离使然,还是得益于近二十年艰难拓展的空间,亦不知是鲁迅思想本身的张力所致,还是由于公众观念系统的变迁,总之,有关鲁迅的话题,正悄悄地同时又是深刻地改变着习惯的表述方式,萌动着一种新的思想—语言置换。

对于建构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对鲁迅的诠释常常是连在一起的。在以往的思想之路上,几乎所有的现代知识者,都留下了他们的关于鲁迅的言说。在新世纪莅临之际,新的鲁迅论,益发以多元化、个性化、民间化的形式活

跃起来,甚至成为思想文化界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

任何意义的独断,都可能事与愿违,从而将我们导入歧路。因此,思想学术的宽容,不仅是一种思想者的气度,也是学人应遵循的规范。思想的言说和学术的探寻,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对于某些哗众取宠的吆喝、耸动视听的咋呼,人们自然可以不必理会;但是,我们宁可相信,一切由乎本己、发于真心的思考,不管深浅高下怎样,是非臧否如何,都是在接近着鲁迅、发现着鲁迅;尤其是都生成着当代人的精神生活,都相与共生,参与了社会的文化建设。这才是最有意义的。

作为编者,我们无力凭空营造一种精神气候,更无意倒向某一种言论,然而却有责任,以自己的劳作,为各种思想活水的涌流,疏通渠道,以求其畅。

于是,便有了这本出自各路学人作者手笔,呈示各种意见、各式风格的学术随笔集:《二十一世纪:鲁迅和我们》。我们寻求一种自由的对话与沟通,在我们与鲁迅之间,在作者与作者之间,在作者与读者之间。

星汉璀璨,浩瀚无际。我们一时难以延请到更多品贤学重的思想者和独立特行的读书人,只有期望于将来。这是一个开始。让我们姑且把这本书,看作是一个吁请,或是一种期盼,并希望通过它,记录与预示一个时代。

编 者

2000年9月1日

# 目 录

|                                         |          |
|-----------------------------------------|----------|
| 也纪念鲁迅 .....                             | 一 平(1)   |
| “费厄泼赖”的背后 .....                         | 丁 帆(7)   |
| 说呢还是不说呢 .....                           | 王乾坤(12)  |
| 我和鲁迅研究 .....                            | 王富仁(29)  |
| 鲁迅式的眼光 .....                            | 王晓明(62)  |
| 鲁迅在二十一世纪 .....                          | 王得后(68)  |
| 关怀公共精神的“积极自由”行动者<br>——鲁迅与现代知识分子角色 ..... | 尤西林(96)  |
| 孤独的鲁迅 .....                             | 邓晓芒(107) |
| “也是人”的鲁迅作为“人”的独异性 .....                 | 刘 纳(118) |
| 必将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 .....                       | 朱 正(130) |
| 文字后的历史 .....                            | 孙 郁(137) |
| 鲁迅脱掉的衣裳 .....                           | 孙 歌(152) |
| 死火重温<br>——《恩怨录》——鲁迅和他的<br>论敌文选》序 .....  | 汪 晖(164) |

|                    |          |
|--------------------|----------|
|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鲁迅 .....   | 李书磊(186) |
| 为了不再忘却的纪念 .....    | 李 锐(197) |
| 谁的人类? .....        | 李 锐(202) |
| 关于鲁迅 .....         | 邵燕祥(211) |
| 被背弃和禁锢的遗产 .....    | 旷新年(218) |
| 重新解读鲁迅 .....       | 吴中杰(225) |
| S会馆时期的鲁迅 .....     | 吴晓东(234) |
| 被学问化和战斗化了的鲁迅 ..... | 吴 炫(241) |
| 自觉面对人之道义           |          |
| ——学者鲁迅的价值立场 .....  | 何锡章(246) |
| 艺术感觉与史学趣味 .....    | 陈平原(255) |
| 论鲁迅的骂人 .....       | 陈思和(260) |
| 再论鲁迅的骂人 .....      | 陈思和(265) |
| 三论鲁迅的骂人 .....      | 陈思和(280) |
| 鲁迅三论 .....         | 林贤治(298) |



## 反抗“被描写”

- 解说鲁迅的一个基点 ..... 郅元宝(311)
- 读鲁迅 ..... 高远东(336)
-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 钱理群(342)
- 读狂人鲁迅 ..... 唐复华(357)
- 首在立人 ..... 徐 麟(369)
- 鲁迅的生命意志及其人格形式 ..... 徐 麟(376)
- “鲁迅太左”发微 ..... 郭预衡(394)
- 说鲁迅的杂文 ..... 郭预衡(396)
- 在心声的寂寞处
- 我们今日如何回味鲁迅 ..... 黄克剑(398)
- 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 ... 蓝棣之(407)
- 鲁迅永远和我们同行 ..... 裘 沙(425)
- 鲁迅比我们多出什么 ..... 摩 罗(430)
- 类型的美 ..... 王安忆(435)

|                     |          |
|---------------------|----------|
| 学界三魂 .....          | 王富仁(441) |
| 大变动时期的惶惑            |          |
| ——重读《阿 Q 正传》.....   | 李庆西(454) |
| 荒漠之爱                |          |
| ——夜读鲁迅 .....        | 张 炜(459) |
| 温故知新                |          |
| ——读《故事新编》.....      | 林斤澜(477) |
| 艺术复仇                |          |
| ——读《铸剑》 .....       | 残 雪(485) |
| 鲁迅的脑袋和自由主义的帽子 ..... | 王彬彬(493) |
| 何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  | 李庆西(500) |
| 再谈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 ..... | 卮元宝(511) |
| 两个不同的文人群体 .....     | 谢 泳(540) |

# 也纪念鲁迅

● — 平

课余到阅览室翻阅中国去年的旧报,看到了中国纪念鲁迅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报导。中国每年都纪念鲁迅,但这一次尤为隆重。大幅照片上,鲁迅的像在正中,左右是他的生辰卒年,这大约是他死的那一年照的,清瘦,苍弱,带着很重的病态。他的眼睛向上,且有些茫然,既有对现存的蔑视,又有对终极真理的疑惑。鲁迅不爱修饰,他随意的短发和简朴的布装显出他对生活的淡漠。他的面部骨骼突出,加上他重重的唇须,让人感到冷峻、严厉、不可触犯。那时,死亡的阴影已经来临,但他漠然无视。的确,他是中国近代少有的性格之一。

把鲁迅安排在这样的场合,是违背于他的。他一生厌恶庸俗,容不得欺世盗名,更容不得为他人捉弄取用。他活时,人们

不敢冒犯他，连同他的敌人，但他死后，事情就由不得他了。命运的报复常常是残酷的。我想他死后的遭遇大概是对他活时的报应，报应他的孤傲洁癖和对庸俗的谴责，也报应他对各种敌手和政客的毫不宽容。社会和历史荒谬地嘲弄了他的批判。

每在不恰当的地方看到他，或那些强施于他的无聊言词，我便为他感到悲哀。事情相距得如此遥远，我既惊讶于中国人的荒谬无稽，又愤于现今人对事实的无能为力。好在现在中国人对什么都不再认真，是也好，非也好，没人去计较。但这又有了另一重悲哀，就是他真的要被人忘记了。不过这担忧也没有必要，对于历史，半个世纪算不得什么，时间会慢慢偿还他的真实。我倒不是相信人的品质，而是认为长远而言人是无法在欺人与自欺中生活的。

鲁迅的三百万文字我是熟悉的，这得益于那个缺少书籍的年代。当然那时的阅读和现在不同。现在倒是真有一些他那时的心境，这大抵是阅历和年龄的缘故。或苦恼或空虚，在深夜灯下打开他的文集，便感到淋漓的畅意。那些硬朗的文字既亲切又冷峻，既热暖又犀利。悲哀也罢，空虚也罢，都能在其中得到力量。尼采说：“在一切书中，我唯爱以血书之者。”鲁迅一生之文字多以血书就。当然鲁迅不像尼采那么幼稚虚妄，他老辣地站在生活的深处，严厉而敏锐。鲁迅大抵是可以教人立世的——对混恶的抵抗。鲁迅三十六岁进入文界，五十六岁去世，他的短寿很自然，他太用心力了。晚年他写了《这也是生活》，他感到死亡的来临，有所遗憾，但他又说他对他的敌人一个也不宽恕。鲁迅的写作近于严酷，一个废字都难以容得。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阿Q正传》显示出他卓越的才华，但

他终于没有再写。他厌恶虚名,不在意生前死后他人的评价,他宁可选择杂文,更淋漓,更有血性,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和真理。他的文字是为人生的——人之立世。鲁迅说他想写一部中国农民的小说,我遗憾人们最终没有见到。

鲁迅是负重的人,用基督教的话说是承难者。以天下为忧,对于他是深入骨髓的。鲁迅批判传统,但他实际上很传统。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嵇康、杜甫、东林党人……当然也可以看到韩非。鲁迅评述嵇、阮说:“他们不是不信,而是太信。”这话可以用于他自己,对“国”对“民”对“仁”对“义”他都太信,他一生沉重大致由此而来。中国文化作为非神文明,知识分子承负着民族生活的道义原则之责任。中国只要存在,这个责任总还要有人承负,而且承负道义和责任,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可贵的品质。

孙中山在革命后撰文说:“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欲出斯民于水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也;今及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革命自然是破坏了旧制度,但秩序与道德的瓦解,随之而来的即是人性恶力的膨胀,弱肉强食,生灵涂炭,人陷于赤裸之野蛮。这很自然,丧失约束的人性是可怕的。革命者在革命之时热衷于理想,对这些不去想或不愿想,革命之后便感到困惑——如果他不是更恶者。鲁迅是主张革命的,他参加了新文化运动,说:“救救孩子!”想见他在辛亥革命后,人对社会依然怀有热烈的理想。但鲁迅又是一个极理智敏锐的人,他对现实很清醒。他写了“阿Q革命”,表现了革命后的悲哀。但鲁迅的性格,不允许他仅仅做一个表现者和认识者。身边的种种血腥和卑劣,不能使他平静。

他进而冲入旋涡、拔匕相见。他放弃小说，着力于杂文，大抵由此。他说他是战士，我以为是的。有时我想鲁迅有欠于“明智”，在崩溃之时，好的丧失，坏的更坏，且有新恶滋生，他于纷乱之中，维护已不存在的道义，可谓孤身格于乱阵。鲁迅说他主张壕堑战，但他的壕堑是修于“敌营”之中的。他进入种种具体的争端，他对真理和道义祭之以血。在时间流逝中，具体事情不再重复，重要的是人类的原则有了永久的血性。古人说明哲保身，中国人的智慧早已看出个人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何况是真理和道义。但人类历史上，有价值的事偏偏多少是少数个人负重而为，基督、释迦牟尼、屈原、司马迁、伽利略、牛顿……鲁迅说：“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隶于其中，可谓知不可为而为之。鲁迅自然可以退世，写他的伟大小说，但倘如此，我们就读不到他那些血性淋漓的文字，犹如德语中少了尼采。比如《无花的蔷薇》我们就不能读到。

鲁迅的著作是有毒的，他自己也这样说。这倒并非是封建的残余，而是他的极端。极端是一种专制心理，这可以说和中国封建传统有关。但任何社会都有极端的产生。鲁迅决不宽容，也绝不妥协。他憎恶公允圆滑，他的犀利和刻薄是少有的。他“严”而近“酷”，他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个也不宽恕”。虽然待敌手他自有他的道理，但于精神这大抵是有害的，因为人并不可由始自终处于敌意之中。但是如果回到中国现实的残酷，对鲁迅又不得不默许了，中国即无“体面的”的胜利者，中国的恶力向来是铲尽除绝。

极端的残酷产生极端的反叛，这不是好事情。鲁迅是愤世

嫉俗的。大约一个社会越长久其沉垢便越多,以致最后将人埋没。在没落和窒息中,血性之人自然愤世嫉俗,但鲁迅尤甚,近乎病态。例如:生了孩子,人们去贺喜,他却要说:“这个孩子以后要死。”对世俗他可谓愤嫉之极,非要以死抵生了。鲁迅写了《狂人日记》,他确是叛逆的“狂人”,只是他的“狂”锲在骨中,并不喷泄,不像尼采。鲁迅身上有“虐性”,他鞭笞敌手,也吊打自己。于人、于世、于己,他都明烛毫发、锱铢必较。他的言语不留余地,字字剔入骨隙。他说他喜欢“投枪”“匕首”,他的笔锋确是刀刃。他喜于沥血的快感,而这也是他给人阅读时的快意。“血”与“虐”是鲁迅文中的毒液。读鲁迅的书要有充分的阅历,对中国世态的世故,也要有强力而健全的精神才好,否则或不知所云,或为其所伤。读他的书时我精神尚幼,至今心中仍留有他烙印的鞭痕,很长时间中我都力图摆脱他极端的暗影。鲁迅的文章是加了蛇胆的烈酒,要能饮会饮才行。我知道文学中一向有这类的作品,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爱伦堡、波特莱尔……虽都是杰作,但阅者要有抗力。

苏格拉底说他是神赐给雅典这头伟大牲口的一只牛虻,他要不断刺激它才能激起其活力。对于健全的国家,这样的人是不可缺的。鲁迅是个天才的批判作家,他越犀利、越敏锐,越可以刺激民族的神经、活力,清洗它身上的污垢,保持真理原则原有的光泽。这样的天才是难得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作家是幸运。如果它不容他那仅仅是它的脆弱或怯懦。雅典处死苏格拉底是一个象征,雅典由此走向衰败。我不说鲁迅的遭遇——如果不死,其命运亦可想而知。我遗憾他的死没有使我们听到另一番淋漓的声音。

鲁迅思想多是批判的，虽然他以肯定的姿态承负道义之责任，但批判却是否定。鲁迅对理想和道德抱有近乎绝对的信念，但却欠于具体立论——例如《论语》。把他作为思想家，这是一个欠缺，因此我倒宁愿把他看作一个作家。人生首先是肯定——以生存的立论为根据，这就是生存的肯定原则，肯定原则是人的第一原则。中国近代以鲁迅为精神代表，这是悲哀，它说明中国近代精神的主要倾向是否定。凡以否定为生存根据的生命大多不幸，生命采取否定的姿态最终总是导致自身的毁灭。中国近代对否定精神的选择在于其危机的深重。否定是危机生命的选择，这类于小动物受到威胁便转向攻击。中国的危机迫使中国人走向否定，这是中国的悲哀。我还是以为在一片颠覆后的空荡中，整个民族需要回到肯定中去，这需要另一番工作——立论的建议。生命、个性、生活、精神、道义……都需要像孔子、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富兰克林、惠特曼等等，那种巨大的肯定。中国需要建设的立论精神。

鲁迅终不会为人所忘记，他的文章也将继续被人们阅读。我们对他的尊重应该是对他本人的尊重，唯有这种尊重不愧于他。



# “费厄泼赖”的背后

● 丁 帆

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在《社戏》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读到的是一个童趣盎然、烂漫活泼的鲁迅，鲁迅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在蓝天碧草中寻觅天真的无忧无虑的少年形象。

读中学的时候，我们在《藤野先生》、《故乡》和《祝福》中读到的是一个善良恭谦、温文尔雅和悲天悯人的人性和人道的鲁迅，鲁迅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在灰暗苍穹下为人世间祈祷的青年形象。

当“文革”期间，没有什么更多的书可读的时候，鲁迅的杂文却成为文化大革命中除了《毛泽东选集》之外的最有力的战斗武器，那时的鲁迅在我们的心目中则是一个尖锐犀利、充满着战斗激情的斗士形象。当然，他的老到、尖刻与冷峻，也成为那个时